陳書/卷2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六 ◄

陳書
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

江總　姚察

► 卷二十八

江總

江總字總持，濟陽考城人也，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。五世祖湛，宋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忠簡公。祖旃，梁光祿大夫，有名當代。父紆，本州迎主簿，少居父憂，以毀卒，在《梁書孝行傳》。

總七歲而孤，依于外氏。幼聰敏，有至性。舅吳平光侯蕭勱〔一〕，名重當時，特所鍾愛，嘗謂總曰：「爾操行殊異，神采英拔，後之知名，當出吾右。」及長，篤學有辭采，家傳賜書數千卷，總晝夜尋讀，未嘗輟手。年十八，解褐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。中權將軍、丹陽尹何敬容開府，置佐史，並以貴胄充之，仍除敬容府主簿。遷尚書殿中郎。梁武帝撰正言始畢，製述懷詩，總預同此作，帝覽總詩，深降嗟賞。仍轉侍郎。尚書僕射范陽張纘，度支尚書琅邪王筠，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，並高才碩學，總時年少有名，纘等雅相推重，為忘年友會。之遴嘗酬總詩，其略曰：「上位居崇禮，寺署鄰栖息。忌聞曉騶唱，每畏晨光赩。高談意未窮，晤對賞無極。探急共遨遊，休沐忘退食。曷用銷鄙吝，枉趾覿顏色。下上數千載，揚搉吐胸臆。」其為通人所欽挹如此。遷太子洗馬，又出為臨安令，還為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，轉太子中舍人。

及魏國通好，敕以總及徐陵攝官報聘，總以疾不行，侯景寇京都，詔以總權兼太常

卿，守小廟。臺城陷，總避難崎嶇，累年至會稽郡，憩於龍華寺，乃製修心賦，略序時事。其辭曰：

太清四年秋七月，避地于會稽龍華寺。此伽藍者，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。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〔彪〕，〔二〕昔蒞此邦，卜居山陰都陽里，貽厥子孫，有終焉之志。寺域則宅之舊基，左江右湖，面山背壑，東西連跨，南北紆縈，聊與苦節名僧，同銷日用，曉脩經戒，夕覽圖書，寢處風雲，憑棲水月。不意華戎莫辨，朝市傾淪，以此傷情，情可知矣。啜泣濡翰，豈攄鬱結，庶後生君子，憫余此概焉。

嘉南斗之分次，肇東越之靈祕，表檜風於韓什，著鎮山於周記，蘊大禹之金書，鐫暴秦之〔石〕字，〔三〕太史來而探穴，鍾離去而開笥，信竹箭之為珍，何琁珠之罕值。奉盛德之鴻祀，寓安禪之古寺，寔豫章之舊圃，成黃金之勝地。遂寂默之幽心，若鏡中而遠尋，面曾阜之超忽，邇平湖之迴深。山條偃蹇，水葉侵淫，挂猿朝落，飢鼯夜吟。果叢藥苑，桃蹊橘林，梢雲拂日，結暗生陰。保自然之雅趣，鄙人閒之荒雜，望島嶼之邅回，面江源之重沓，泛流月之夜迴，曳光煙之曉匝。風引蜩而嘶譟，雨鳴林而脩颯，〔四〕鳥稍狎而知來，雲無情而自合。

爾迺野開靈塔，地築禪居，喜園迢遰，樂樹扶疏。經行籍草，宴坐臨渠，持戒振錫，度影甘蔬，堅固之林可喻，寂滅之場塹如。異曲終而悲起，非木落而悲始，豈降志而辱身，不露才而揚己。鍾風雨之如晦，倦雞鳴之聒耳，幸避地而高棲，憑調御之遺旨。折四辯之微言，悟三乘之妙理，遣十纏之繫縛，祛五惑之塵滓，久遺榮於勢利，庶忘累於妻子，感意氣於疇日，寄知音於來祀，何遠客之可悲，知自憐其何已。

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，總又自會稽往依焉。梁元帝平侯景，徵總為明威將軍、始興內史，以郡秩米八百斛給總行裝。會江陵陷，遂不行，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。天嘉四年，以中書侍郎徵還朝，直侍中省。累遷司徒右長史，掌東宮管記，給事黃門侍郎，領南徐州大中正。授太子中庶子、通直散騎常侍，東宮、中正如故。遷左民尚書，轉太子詹事，中正如故。以與太子為長夜之飲，養良娣陳氏為女，太子微行總舍，上怒免之。尋為侍中，領左驍騎將軍。復為左民尚書，領左軍將軍，未拜，又以公事免。尋起為散騎常侍、明烈將軍、司徒左長史，遷太常卿。

後主即位，除祠部尚書，又領左驍騎將軍，參掌選事。轉散騎常侍、吏部尚書。尋

遷尚書僕射，參掌如故。至德四年，加宣惠將軍，量置佐史。尋授尚書令，給鼓吹一部，加扶，餘並如故。策曰：「於戲，夫文昌政本，司會治經，韋彪謂之樞機，李固方之斗極。況其五曹斯綜，百揆是諧，同冢宰之司，專臺閣之任。惟爾道業標峻，宇量弘深，勝範清規，風流以為准的，辭宗學府，衣冠以為領袖。故能師長六官，具瞻允塞，明府八座，儀形載遠，其端朝握揆，朕所望焉。往欽哉，懋建爾徽猷，亮采我邦國，可不慎歟！」禎明二年，進號中權將軍。京城陷，入隋，為上開府。開皇十四年，卒於江都，時年七十六。

總嘗自敘其略曰：

歷升清顯，備位朝列，不邀世利，不涉權幸。嘗撫躬仰天太息曰，莊青翟位至丞相，無跡可紀；趙元叔為上計吏，光乎列傳。官陳以來，未嘗逢迎一物，干預一事。悠悠風塵，流俗之士，頗致怨憎，榮枯寵辱，不以介意。太建之世，權移群小，諂嫉作威，屢被摧黜，柰何命也。後主昔在東朝，留意文藝，夙荷昭晉，恩紀契闊。嗣位之日，時寄謬隆，儀形天府，釐正庶績，八法六典，無所不統。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「周之冢宰，今之尚書令也」。況復才未半古，尸素若茲。晉太尉陸玩云「以我為三公，知天下無人矣」。軒冕儻來之一物，豈是預要乎？

弱歲歸心釋教，年二十餘，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。暮齒官陳，與攝山布上人遊款，深悟苦空，更復練戒，運善於心，行慈於物，頗知自勵，而不能蔬菲，尚染塵勞，以此負愧平生耳。

總之自敘，時人謂之實錄。

總篤行義，寬和溫裕。好學，能屬文，於五言七言尤善；然傷於浮豔，故為後主所愛幸。多有側篇，好事者相傳諷翫，于今不絕。後主之世，總當權宰，不持政務，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，共陳暄、孔範、王〔瑳〕等十餘人，〔五〕當時謂之狎客。由是國政日頹，綱紀不立，有言之者，輒以罪斥之，君臣昏亂，以至于滅。有文集三十卷，並行於世焉。

長子溢，字深源，頗有文辭。性傲誕，恃勢驕物，雖近屬故友，不免詆欺。歷官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、洗馬、中書黃門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。入隋，為秦王文學。

第七子濯，駙馬都尉、祕書郎、隋給事郎，直祕書省學士。

姚察

姚察字伯審，吳興武康人也。九世祖信，吳太常卿，有名江左。

察幼有至性，事親以孝聞。六歲，誦書萬餘言。弱不好弄，博弈雜戲，初不經心。勤苦厲精，以夜繼日。年十二，便能屬文。父上開府僧〔垣〕，〔六〕知名梁武代，二宮禮遇優厚，每得供賜，皆回給察兄弟，為遊學之資，察並用聚蓄圖書，由是聞見日博。年十三，梁簡文帝時在東宮，盛脩文義，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，為儒者所稱。及簡文嗣位，尤加禮接。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，兼司文侍郎。除南郡王行參軍，兼尚書駕部郎。

值梁室喪亂，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。時東土兵荒，人飢相食，告糴無處，察家口既多，並採野蔬自給。察每崎嶇艱阻，求請供養之資，糧粒恆得相繼。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，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，自甘唯藜藿而已。在亂離之間，篤學不廢。

元帝於荊州即位，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，元帝授察原鄉令。時邑境蕭條，流亡不反，察輕其賦役，勸以耕種，於是戶口殷盛，民至今稱焉。

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，表用察佐著作，仍撰史。永定初，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，尋補嘉德殿學士，轉中衛、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。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，復引為史佐，及陵讓官致仕等表，並請察製焉，陵見歎曰「吾弗逮也」。太建初，補宣明殿學士，除散騎侍郎、左通直。尋兼通直散騎常侍，報聘于周。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，咸相傾慕。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，並為剖析，皆有經據。臻謂所親曰「名下定無虛士」。著西聘道里記，所敘事甚詳。

使還，補東宮學士。于時濟陽江總、吳國顧野王、陸瓊、從弟瑜、河南褚玠、北地傅縡等，皆以才學之美，晨夕娛侍。察每言論製述，咸為諸人宗重。儲君深加禮異，情越群僚，宮內所須方幅手筆，皆付察立草。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，恆蒙賞激。

遷尚書祠部侍郎。此曹職司郊廟，昔魏王肅奏祀天地，設宮縣之樂，八佾之舞，爾後因循不革。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，事神禮簡，古無宮縣之文。陳初承用，莫有損益。高宗欲設備樂，付有司立議，以梁武帝為非。時碩學名儒、朝端在位者，咸希上旨，並

即注同。察乃博引經籍，獨違群議，據梁樂為是，當時驚駭，莫不慚服，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。其不順時隨俗，皆此類也。

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，帶東宮學士。歷仁威淮南王、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，丁內憂去職。俄起為戎昭將軍，知撰梁史事，固辭不免。後主纂業、敕兼東宮通事舍人，將軍、知撰史如故。又敕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。至德元年，除中書侍郎，轉太子僕，餘並如故。

初，梁季淪沒，父僧〔垣〕入于長安，察蔬食布衣，不聽音樂，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。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，後主以察羸瘠，慮加毀頓，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，仍敕申專加譬抑。爾後又遣申宣旨誡喻曰：「知比哀毀過禮，甚用為憂。卿迥然一身，宗奠是寄，毀而滅性，聖教所不許。宜微自遣割，以存禮制。憂懷既深，故有此及。」

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。察志在終喪，頻有陳讓，並抑而不許。又推表其略曰：「臣私門釁禍，併罹殃罰，偷生晷漏，冀申情禮，而尪疹相仍，苴　穢質，非復人流，將畢〔苦〕壤〔七〕。豈期朝恩曲覃，被之纓紱，尋斯寵服，彌見慚靦。且宮闈祕奧，趨奏便繁，寧可以茲荒毀所宜叨預。伏願至德孝治，矜其理奪，使殘魂喘息，以遂餘生。」詔答曰：「省表具懷。卿行業淳深，聲譽素顯，理徇情禮，未膺刀筆。但參務承華，良所期寄，允茲抑奪，不得致辭也。」俄敕知著作郎事，服闋，除給事黃門侍郎，領著作。

察既累居憂服，兼齋素日久，自免憂後，因加氣疾。後主嘗別召見，見察柴瘠過甚，為之動容，乃謂察曰：「朝廷惜卿，卿宜自惜，既蔬菲歲久，可停持長齋。」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，重加慰喻，令從晚食。手敕曰：「卿羸瘠如此，齋菲累年，不宜一飯，有乖將攝，若從所示，甚為佳也。」察雖奉此敕，而猶敦宿誓。

又詔授祕書監，領著作如故，乃累進讓，並優荅不許。察在祕書省大加刪正，又奏撰中書表集。拜散騎常侍，尋授度支尚書，旬月遷吏部尚書，領著作並如故。察既博極墳素，尤善人物，至於姓氏所起，枝葉所分，官職姻娶，興衰高下，舉而論之，無所遺失。且澄鑒之職，時人久以梓匠相許，及遷選部，雅允朝望。初，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，後主方擇其人，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，敕答曰：「姚察非唯學藝優博，亦是操行清脩，典選難才，今得之矣。」乃神筆草詔，〔八〕讀以示察，察辭讓甚切。

別日召入論選事，察垂涕拜請曰：「臣東皋賤族，〔九〕身才庸近，情忘遠致，念絕脩途。頃來忝竊，久知逾分，特以東朝攀奉，恩紀謬加。今日叨濫，非由才舉，縱陛下特升庸薄，其如朝序何？臣九世祖信，名高往代，當時纔居選部，自後罕有繼蹤。臣遭逢成擢，沐浴恩造，累致非據，每切妨賢。臣雖無識，頗知審己，言行所踐，無期榮貴，豈意銓衡之重，妄委非才。且皇明御歷，事高昔代，羽儀世冑，帷幄名臣，若授受得宜，方為稱職。臣夙陶教義，必知不可。」後主曰：「選眾之舉，僉議所歸，昔毛玠雅量清恪，盧毓心平體正，王蘊銓量得地，山濤舉不失才，就卿而求，必兼此矣。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，情分殊常，藻鏡人倫，良所期寄，亦以無慚則愧也。」

察自居顯要，甚勵清潔，且廩錫以外，一不交通。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，止送南布一端，花練一匹。〔一〇〕察謂之曰：「吾所衣著，止是麻布蒲練，此物於吾無用。既欲相款接，幸不煩爾。」此人遜請，猶冀受納，察勵色驅出，〔一一〕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。

陳滅入隋，開皇九年，詔授祕書丞，別敕成梁、陳二代史。又敕於朱華閣長參。文帝知察蔬菲，別日乃獨召入內殿，賜果菜，乃指察謂朝臣曰「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，我平陳唯得此一人」。十三年，襲封北絳郡公。察往歲之聘周也，因得與父僧〔垣〕相見，將別之際，絕而復蘇，至是承襲，愈更悲感，見者莫不為之歔欷。

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，及官陳，祿俸皆捨寺起造，并追為禪師樹碑，文甚遒麗。及是，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，覽之愴然，乃用蕭韻述懷為詠，詞又哀切，法俗益以此稱之。丁後母杜氏喪，解職。在服制之中，有白鳩巢于戶上。

仁壽二年，詔曰：「前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，彊學待問，博極群典，脩身立德，白首不渝，雖在哀疚，宜奪情禮，可員外散騎常侍，封如故。」又敕侍晉王昭讀。煬帝初在東宮，數被召見，訪以文籍。即位之始，詔授太子內舍人，餘並如故。車駕巡幸，恆侍從焉。及改易衣冠，刪正朝式，切問近對，察一人而已。

年七十四，大業二年，終于東都，遺命薄葬，務從率儉。其略曰：「吾家世素士，自有常法。吾意斂以法服，並宜用布，土周於身。又恐汝等不忍行此，必不爾，須松板薄棺，纔可周身，土周於棺而已。葬日，止麤車，即送厝舊塋北。吾在梁世，當時年十

四，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，自爾深悟苦空，頗知回向矣。嘗得留連山寺，一去忘歸。及仕陳代，諸名流遂許與聲價，兼時主恩遇，宦途遂至通顯。自入朝來，又蒙恩渥。既牽纏人世，素志弗從。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，既歷歲時，循而不失。瞑目之後，不須立靈，置一小床，每日設清水，六齋日設齋食果菜，任家有無，不須別經營也。」初，察願讀一藏經，並已究竟，將終，曾無痛惱，但西向坐，正念，云「一切空寂」。其後身體柔軟，顏色如恆。兩宮悼惜，賵賻甚厚。

察性至孝，有人倫鑒識。沖虛謙遜，不以所長矜人。終日恬靜，唯以書記為樂，於墳籍無所不睹。每有制述，多用新奇，人所未見，咸重富博。且專志著書，白首不倦，手自抄撰，無時暫輟。尤好研覈古今，諟正文字，精采流贍，雖老不衰。兼諳識內典，所撰寺塔及眾僧文章，特為綺密。在位多所稱引，一善可錄，無不賞薦。若非分相干，咸以理遣。盡心事上，知無不為。侍奉機密，未嘗洩漏。且任遇已隆，衣冠攸屬，深懷退靜，避於聲勢。清潔自處，貲產每虛，或有勸營生計，笑而不答。穆於親屬，篤於舊故，所得祿賜，咸充周卹。

後主所製文筆，卷軸甚多，乃別寫一本付察，有疑悉令刊定，察亦推心奉上，事在無隱。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：「姚察達學洽聞，手筆典裁，求之於古，〔一二〕猶難輩匹，在於今世，足為師範。且訪對甚詳明，〔一三〕聽之使人忘倦。」察每製文筆，敕便索本，上曰：「我于姚察文章，〔一四〕非唯翫味無已，故是一宗匠。」

徐陵名高一代，每見察製述，尤所推重。嘗謂子儉曰：「姚學士德學無前，汝可師之也。」尚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，每有制作，必先以簡察，然後施用。總為詹事時，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，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。徐公後謂江曰：「我所和弟五十韻，寄弟集內。」及江編次文章，無復察所和本，述徐此意，謂察曰：「高才碩學，庶光拙文，今須公所和五百字，用偶徐侯章也。」察謙遜未付，江曰：「若不得公此制，僕詩亦須棄本，復乖徐公所寄，豈得見令兩失。」察不獲已，乃寫本付之。為通人推挹，例皆如此。

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，說林十卷，西聘、玉璽、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，悉窮該博，并文集二十卷，並行於世。察所撰梁、陳史雖未畢功，隋文帝開皇之時，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，且進上，今在內殿。梁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，其中序論及紀、傳有所闕者，臨亡之時，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，博訪撰續，思廉泣涕奉行。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，轉會稽王主簿。入隋，補漢王府行參軍，掌記室，尋除河間郡司法。大業初，

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、陳二代史，自爾以來，稍就補續。

【評】

史臣曰：江總持清標簡貴，加潤以辭采，及師長六官，雅允朝望。史臣先臣稟茲令德，〔一五〕光斯百行，可以厲風俗，可以厚人倫。至於九流、七略之書，名山石室之記，汲郡、孔堂之書，玉箱金板之文，莫不窮研旨奧，遍探坎井，故道冠人師，搢紳以為準的。既歷職貴顯，國典朝章，古今疑議，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 舅吳平光侯蕭勱 「勱」梁書蕭景傳、南史吳平侯景傳並作「勵」，南史江總傳又作「勱」。按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云「勱」字或作「勵」。

〔二〕 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（彪）〔彪〕 按江彪晉書有傳，為江統之子，曾官護軍將軍，今據改。

〔三〕 鐫暴秦之（在）〔石〕字 殿本考證云「在」字疑誤。按此用秦始皇上會稽山，立石刻頌秦德事，「在」當作「石」，形近而訛。文苑英華九七正作「石」，金陵局本已改為「石」，今從之。

〔四〕 雨鳴林而脩 「脩」字疑訛，傅增湘校文苑英華，據宋本改作「翛」。

〔五〕 共陳暄孔範王（瑗）〔瑾〕等十餘人 據南史及通鑑陳長城公至德二年改。

〔六〕 父上開府僧（坦）〔垣〕 按姚僧垣周書有傳，坦與垣形近而訛，今據改。下同。

〔七〕 將畢（苦）〔苫〕壞 據南監本、殿本改。

〔八〕 乃神筆草詔 殿本考證云「神」疑「伸」字之誤。張森楷校勘記云：「古有伸紙，未聞伸筆，『神』字是。」今按文學傳序有「
神筆賞激」語，何之元傳亦有「神筆詔書」語，考證作者竟孰視無睹，淺妄甚矣。

〔九〕　察垂涕拜請曰臣東皋賤族　「曰臣」二字原本墨丁，據各本補。

〔一〇〕花綀一匹　「綀」各本作「練」。按下文云「吾所衣著，止是麻布蒲綀」，蒲綀對花綀而言，作「綀」是，南史正作「綀」。

〔一一〕察勵色驅出　「勵」北監本、汲本、殿本作「厲」。按勵厲通。

〔一二〕求之於古　「求之於」三字原本墨丁，據元龜一九二補。按「求之於古」與下文「在於今世」適相配合，各本作「精當自古」，恐非。

〔一三〕且訪對甚詳明　「甚詳明」三字原本墨丁，據各本補。

〔一四〕上曰我于姚察文章　「上」字、「于」字原本墨丁，據各本補。

〔一五〕史臣先臣稟茲令德　「先」字下之「臣」字原本墨丁，據各本補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